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錄序

王子曰是非之變若棼絲然有一人之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是非有千古不決之是非後之君子無柰何之存其迹而已矣曷爲存有案矣曰有斷矣則未知

是〻而非〻也與其所以取是非
者的然而無萬一訛也信傳信疑傳
疑一人不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廢
開眼界于片言竄蠹餘于千古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殆庶幾焉若
曰同不足以標勝姑以異爲奇其不

然其不然倒道而言君子弗言也要
使東脩之儒頤影自畏善雖小而務
聚愚雖細而必揖則君子表微之功於
斯為大或曰尚文戮華士而周公答
之韻田攫釜而孔子疑聖哲相信之
案目擊之事而猶爾又況其終

如者孚安用存準然天下而無是非可也天下而有是非也者與其過而已寧過而存磨鑑考衡搒遐剔幽小人怨矣君子則否夫然則知我罪我矣恤焉祝予所為綜是非之案斷而命曰罪知者言如此

文待詔先生嘗与余言是書足千古不可湮廢余無從索閱偶養痾弇園友人持京兆公手筆与其長君方伯公親錄副本得遍觀之其間上下今昔闡揚撳隱卓然是非之宗匠也余喜其不与世沒也為書簡首而

慫恿之

萬曆壬申二月日

瑯琊王世貞

題祝子羅知二十二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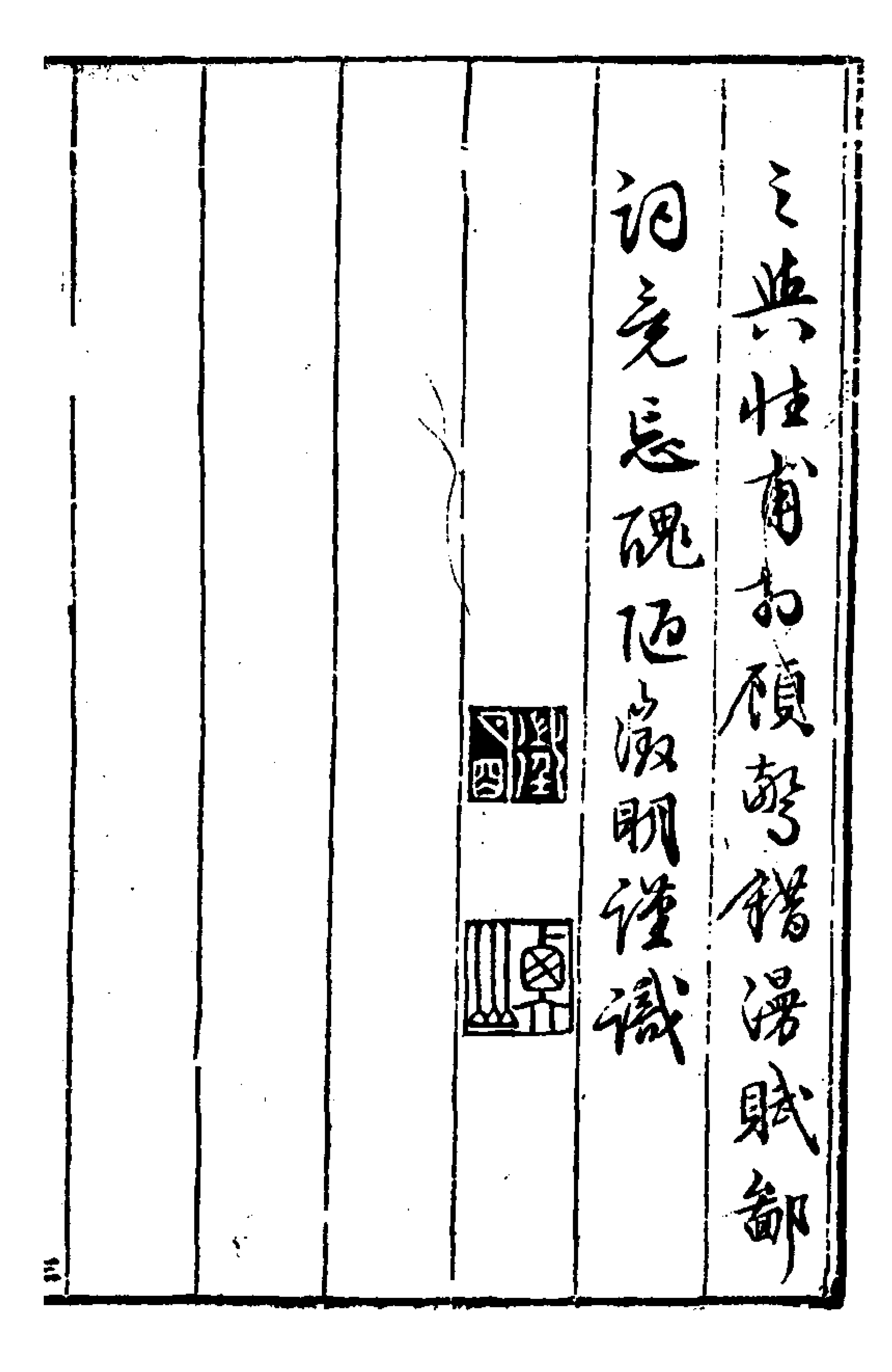
祝子挺實甚，舉利林自偏，恚陂耳。耳者東鄰混姝婢，或以覆坂隱蕭。臭羊不禮之者，吠非主，竟遮為倒。領直道孫兩鉤一窩長懵壁鄉。把魯中史職史空如椽乃蔑光

明藏陳事曰盖鮮陰劉偽忠李
旌楊真聖賢玉碎價且石豈貴
瓦礫全朽骨不可肉寒膛各垂泉
迨觀載籍博探箇的倏倏煌煌之贊
彰彰文匯在齒頰並兩袖福上象衆
妙澄九淵染毫風雨玉樓子應

無云嗟哉詩死宋下以三百篇憂
心慨以悰元韻孤青蓮鬼神泣
有無陰陽自糾纏是獨無古今
沸說皆枝駢念茲印方東暉並
日月懸句入窗儒口騶語好惡
從余務鍾壽痴不謂醜一經堅相

蘭興諫詁兩眉知大年

壬午秋在同枝山先生留石湖僧舍編二枝見先生手持一卷君起索閱先生曰此予纂集前聞品第昔人名眾知錄蓋三年於茲矣因是得細閱



之興惟甫者頗鄂錯漫賦鄙詞竟忘醜陋徵明謹識

覘子罪知録自序

敘曰允明異夫近代學士辨之弗明輒措安之往往覘古人臧否事爲應趨背勸懲毋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盡由其不思抑黨同比周迷棄本情怵勢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攬好惡必察平心反覆羣而不黨姣醜既辯予奪較然其間慕善若懿親疾姦猶至仇烝民秉彝迥鑒即得何必強抑皇畀偏逐時情者哉然以爲至當無二未決諸否期就有道積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淸幾時一日翻然取一二大者發

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譏評、懸符鄙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頗條撮梗系而輔之、然斯本自心師、非勞旁啟、故時復爾爾、弗藉繁援、又如朝章風草、理絕從違、世務蒿睠、談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雜二篇、（余有子通子雜二書）茲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蓋宇宙茫茫、終歸腐亡、聊自信以行志、無論知不知、毀譽禍福、雖然、將以詈罵者滔滔焉、亦聽之而已矣、

祝子罪知錄自序 畢

祝京兆著作甚富有懷星堂集行世
此罪知錄乃採集舊聞必詮出某書見
非其所自撰也故又名曰纂言舊板剥
蝕已久其孫子頗爲名山之藏適
撫臺周老大人訪及遺書移文吴縣捐
俸重脩然已僅十之二矣
域外史書

祝子罪知錄目錄

卷一
舉祭宓犧炎皇
刺湯武
刺伊尹
刺孟軻
卷二
刺孟性善荀性惡
刺趙匡胤

刺趙匡義

卷三

刺今世予奪多誤

予夷齊

予武庚

予管蔡

奪管夷吾

予莊子

予陳湯甘延壽

奪楊雄

奪嚴光

予謝安謝玄

奪鄧攸

奪王珪魏徵

予徐敬業

予李青蓮

予李德裕

予韓偓

弔楊凝

弔李竒劉鈞

奪种放

奪張浚

奪許衡吳澄趙孟頫

奪楊維禎

卷四

匿非近黨

韓愈　陸贄　歐陽修　石介

趙鼎　趙汝愚
沒善近刻
柳宗元　馮道
善善過短
白居易　楊億　徐鉉　寇準
蘇洵　蘇軾　蘇轍
惡惡過長
韓侂胄　李煜
譽之不盡

范希文　司馬君實
著而不揚
杌迹不原
李陵　宇文虛中
曲陷不開
盧多遜
卷五
剌𧼉普
剌王安石

刺程頤
刺朱熹
刺道學
卷六
論釋上
卷七
論釋下
卷八
舉六經

刺韓柳歐蘇四大家又刺益曾鞏王安石作六
家者甚繆誤人
卷九
舉詩各有所至
刺詩不可以杜甫爲冠
舉李白唐詩之首
刺詩死於宋
卷十
刺無神鬼怪妖并述異事異物

舉小道可用不必泥異術實有不可爲

祝子罪知録目録終

祝子罪知錄卷一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或請于　國家宜廟宓犧炎黃與孔子偕祀、

說曰凡民既富方穀故庶富而後教何獨遺初功者、

系曰先代亦郡縣通祠三皇乃專于醫亦非、

刺曰湯武非聖人

說曰臣不得放弒亂君、子不得放弒頑父、萬物不得傾易可憾之天地、

演曰夫子書述誓誥武成、存其迹也、伯禽秦穆亦存焉、安必盡聖乎、亦非以殷後姬臣而稱存之、書聖賢言事皆錄者、它日亦未始專稱二君聖、二君固賢者過之者也、

又曰二君曷不聖、事不唐虞夏后類也、惡乎賢、賢于劉邦李世民也、迹無殊爾、德賢之也、以迹則莽溫等爾、而劉李且以賢過莽溫諸盜、況二君耶、如

以功則劉李亦何歉于二君耶

又曰孟軻言武王誅一夫紂不爲弑君夫春秋無將將[illegible]躬殪而攘之乎無將誅一夫義不並立軻果弗畔仲尼耶或以二君弗伐亦大公耳果若爲公癸辛既亡胡不取文命之屬若武庚微箕輩爲之乎或又謂微箕雖賢餘固中人固皆弗二君若也弗巳若也不之立而自立公也又不然癸辛之前其君固尤弗二君若也二君生是時則固亦不放弑之矣今也癸辛既亡民弗罪伐巳矣餘子猶其

未亡之前、何不可立而存其世也、舍而自立、是本意不在弔伐、與果在弔伐、曷爲以義舉而不以義終之與、反復參察、未知攸處、或又曰、此責二君過欲全也、弔伐既訖、使復繼絕、固曰全善、然若秉公自立、惡亡善興、民受其賜、倓然安之、而無怨尤焉、亦可爲已、夫若是者、固爲之、卽劉李之爲也、今以二君同科劉李、少爲過之、固宜病其作偏亂天人大綱、翻以聖稱、則惡乎可、

系曰、約期于牧、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厤

赦定宗周書武寤解孔晁注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今按武竟斬紂祿父封而不立曷爲赦定不食言乎

又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帝辛登廩臺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武王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之大白適二女之所及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剋殷解史記畧同

又曰武王遂征四方凡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受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同世俘解○按武既以弔伐爲主受既死曷爲必戮其軀況以至仁伐至不仁又何俘馘之多至是昔人固嘗疑之然謂過語則或爾非不血刃也書固已云血流漂杵若荀卿及後儒皆謂殺者商人自攻其說不然辨者皆見于後文

又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同商誓解○按武王每稱上帝上帝有言乎予曰天何言哉孟軻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然則僇逆者

皆得引天以肆巳喙矣、

又曰湯將放桀中野士民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賊何必君更、同殷祝觧孔注曰民言欲與桀從避湯、○按此言是桀衆亦不必皆欲從湯、

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臧哀伯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非吾所知也、湯遂與伊尹謀

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瞀光、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水、莊子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

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同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伐紂、世之所高也、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同

又曰湯武爭而王、同

又曰湯武逆而以順守之、陸賈

又曰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轅固曰桀紂荒亂、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

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人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于是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漢書○按此景以固理屈、而黄生言妨漢家、故云此以止之、

又曰、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鈎、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鈎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

令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兩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位、莽盜漢位、殺主隆于誅臣、嗣立順于盜

位、士衆所畔宜甚于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兵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王充

又曰每非湯武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嵇康

又曰湯誥云、湯伐桀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于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迹堯舜、襲其

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于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翦截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直云慚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 劉知幾

又云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

斯則是非無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于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 刪

又曰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

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何云爲伐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乎郢不能答唐語林又唐書曰後此雖幼悟亦即民之秉彝也

又曰元結爲二風詩或訂曰頌善不及湯武焉可稱帝王理亂之道對曰云云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元結

又曰殷之亡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韓愈

又曰、湯放桀、有慙德、恐來世以爲口實、孔子謂武未盡善、而孟子固與之、其心安在乎、李覯

又曰、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紂一人之惡耶、衆人之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

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同

又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世之君

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于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啟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討

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殺之而放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非其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

王之封武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蘇軾

又曰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宋人弑其君、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

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蘇轍

又曰湯武非聖君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此湯武之罪也夫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旱潦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飄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

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恤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弗思甚也為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不可必盍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可矣何遽為禍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蜂蟻之有君其羣不敢攘而代之分素定也使湯武不為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夏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得不慙夷齊讐周而餓死君子曰義

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夫細民且不曉此特以根夫細民心者為是說 鄭厚

又曰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轅固黃生爭辯甚詳顏師古之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武王非聖人云云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敘書明言伊尹教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紂各蔽以一語而大義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于良史復書也

洪邁

又曰武王九十歲時、方興弔伐之師、呂望仗黃鉞斬妲己亦踰八望九矣、君臣各已老成、作此不避之事、恐勢使然耳、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云云、豈當如此使人爲不道、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顧文薦

又曰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唯有慙德曰盡美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夷齊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敘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紂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黃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代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賛伊尹者爲此也此說正夫子之

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于天下後世、然謂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弒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弒、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于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爲與國、桀紂猶匹夫、代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略無

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于叛與弒矣俞文豹

又曰韓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鍔不露所謂法度森嚴也同

又曰胡安國云兵家勝負在人主曲直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故周勝俞文豹謂以罪則紂曲以義則商直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不伐周而周伐之固得爲直乎

商之民所以倒戈、以紂暴虐、不肯用命耳、非師曲也、同

又曰臧哀伯所云、武王克商義士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殷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陳同甫始發之、杜預謂伯夷之屬、非也、同

刺曰伊尹不臣、不可謂之聖賢、

說曰專與湯同、

系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

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朴大壞伊尹放太甲子太甲而臣下如權矣乃曰恥君不及堯舜夫伊尹不恥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恥其君不堯舜致君之誠則無矣顧厲已之事何如哉羅隱又曰伊尹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爲後世法也跖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貳心天之致也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險迹同姦謀使兵家得引爲反閒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唯阿耳此豈人臣所當爲者哉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

其心者、爲霍光、效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爲王莽
董卓、曹氏代漢、劉裕代晉、司馬代魏、紛紛至于五
代、未嘗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非純臣也、
非經行也、不可爲後世法也、萬章曰、賢者之爲人
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鄭厚
又曰佐湯伐桀者、伊尹也、佐武王伐紂者、太公也、
孔子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至序洪範
則曰、武王勝殷殺紂、而不及太公、何也、蓋湯以前
未有伐君之事、湯亦未敢遽爲此舉、自伊尹五就

桀也覘其國觀其政知桀爲可代知伊爲開道可以出其不意乃導湯爲之湯既非本心所以有慙德若武王則授成湯之例挾諸侯之力奮意而行之不待太公之謀也 俞文豹

又曰東坡書說云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皆闚其政而兩國不疑則尹聖人也其道大矣艾豹謂伊尹乃桀之叛臣湯之謀臣也負鼎而干湯往返而五就相湯而伐君開道而出師放君而居攝皆非人臣之正道若在春秋時則爲權謀矣故

夫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于序書曰、伊尹相湯伐桀、
又曰伊尹放諸桐、曰相曰放罪之也、深矣、孟子以
爲聖而等之伯夷、已非孔子之意、况許以聖人乎、
若湯則聖人也、以臣伐君、逆知來世必以爲口實、
及武王伐紂、果曰夏桀弗克若天、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又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至周公又曰、
天乃命爾祖成湯革夏、又曰乃天降顯休命于成
湯刑殄有夏、則湯之言驗矣、然湯止于放桀、武王
乃殺紂、俞文豹

又曰孟軻要說諸侯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乎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乎非異于聖人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于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之事累大德爾至稱有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力而至以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伯諸侯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其稱管仲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爲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鑒則宜著之非有譏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矣 羅泌

又曰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注言伊尹始仕因割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遂以爲相劉孝標西山志云負玉鼎而要卿相 姚寬

又曰孟子序三聖王安石有矯弊之說蘇子由不以爲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陳善

又曰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許衡

刺曰孟軻縱橫者流不可謂賢人

說曰軻去孔子近諸子緒餘軻遊獵其間得之而其資黠其口給因挾孔以騰頰于時欺世其行蹤

妄一志聲利醜冒求用謀旣弗售因辭進退節
義留書復欺後世後世果爲之欺墮三千今卽其
中時自矛盾不可勝舉露形態可駭笑曩昔賢智
多能照而斥之類中其隱我
太祖高皇帝亦嘗病之命儒臣節其書以教人序言
所去者士不業習試不命題而今其書列學宮身
配聖祀禮遵
國制安敢輒斥謹述所聞前人成語一二千篇略其
大旨如上未稍申評之皆舊聞之意也凡後所述亦然姑掇其

決然明著、切于其身、與其言害道之大者爾、凡辨其言之非、與夫他集中汗漫者、皆未可盡、

系曰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注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卿

又曰孟子有云、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諸、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如是何

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後復去之是後王不肯[illegible]而而去三日宿于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于魯後不遇于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于王、孟子論辨、竟何定哉夫不行于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

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
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于齊王不用其言、大豈
爲三月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于天、絕
意無冀、在齊則歸之于王、庶幾有改、夫如是不遇
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與三
月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月之間故可也、
夫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
三日之間、魯平公比及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
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于天、何其早乎、

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于舜、舜又王天下、舜傳于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

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傳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言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

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之、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者、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

有孔子已又已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王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王充

又曰沈同以其私問伐燕云云或問勸齊伐燕云云夫或問孟子勸齊伐燕不誠是乎沈同之問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于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則可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曰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

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當知其措辭所欲之意
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同
又曰孟子謂彭更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
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
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
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害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
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詰志欲求食者
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
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必遨戲也癡狂不

求食遨戲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于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于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擊壤巨人博戲至于拔石超距之類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同

又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李覯

又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之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

吾之說百姓唯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拒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同

又曰蘇子瞻云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何如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

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志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同

又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併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之王齊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鬭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同

又曰、或云、然則武王不可爲與、曰湯武不得已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脩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

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篡器也同

又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為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廟士用之以保其祿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止相敬厭然如宮商之應如[illegible]繪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益以廣奚其為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具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或曰孟子與諸侯言奚不聽也謂

其迂濶者乎曰迂濶有之矣亦足殫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者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同

又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雖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遂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

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
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
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
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
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孟子自
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同
又曰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耶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孔子德薄且齒少耶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講道之頃耳匪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乎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同

又曰孟子云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勸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應之曰行王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又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强爲之辨、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晩矣、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矣、不可以無

六經、無王道可矣、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
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患亂于後世耳、人
知之爲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
有言、同

又曰孟子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而
謂湯之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有
廣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數則過、時
則可、當今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
也、欲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天乎固不

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茍不叛之、則視孟子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蓋既倡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彧說曹操以王霸、乃孟子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是大有功于名教、非茍言焉、陳次公述常語

又曰孟子將朝王云云、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肅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

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
往而他適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
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
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
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司馬光
又曰孟子謂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
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

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illegible]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也、[illegible]

又曰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

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illegible]得云君子不由

也、同

又曰齊宣王問卿云云、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　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如紂、而賢不及三子者

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惡忌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同

又曰孟子云所就三所去三云云疑　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

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吾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粥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同

又曰沈同問燕云云、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

待能行王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豫知可也、況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同

又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

喻性何
於句外

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情無無不善乎同

又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又曰書放勳乃殂落云云孟軻不達此言乃妄稱

孔子言、舜既爲天子、又爲堯三年喪畢、避其子、然後即位云云、孟子排楊墨可謂醇矣、其餘論經義談世事之謀、往往乖戾陋儒、愛其詞雜然崇尚可鄙笑也 劉恕

又曰、臣聞學者之于孔子、當一而不二、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拔出百氏、今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師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宮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

表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哂矣今　皇太子初就外傅而命官僚講孝經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其先之豈所以輔導令質而使之一德哉　晁說之

又曰王充有刺孟馮休著删孟充言出論衡韓退之贊爲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于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邵伯溫

又曰王子韶未知名時謁一達官方與人談孟子王竊哂之其人顧問云曾讀孟否曰素愛之第全

不曉其義、問何義、曰從頭不曉、曰試言之、曰孟子
見梁惠王、即不曉其人、深訝曰、此有何奧義、王曰、
既云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
對、沈括

又曰孟軻非賢人也、夫春秋書王、以存周也、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
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
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久矣、然
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桓文之舉、則

文武成康之道業、庸可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盍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陷之使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非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直置之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自免于蘇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拂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與、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于其倫、寧從漢曰孔墨、鄭厚

又曰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惟吾之愚、

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横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萬鍾、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思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之、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手、開闢以來、初無是理、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抱以之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過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與齊王呼色而還其舊直、是市井販夫、衒鬻魚鹽果菜之態也、京師

坐驚猶有體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

徐其怒歇而饑也睍睍然望人進之輒之去齊留

齊見態也夫同

又曰予讀韓愈書知其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然

謂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

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受

其害深矣雖堯舜之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道禹

乃決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

水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夔契又何益哉孔

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倫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横、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排楊墨、横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且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説爾、又

焉足爲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爲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窒其途、以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震震于海內、豈復由軻之辨而後行耶、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吉、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孟子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

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晃侵毀、亦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言也、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又曰孔子作春秋、于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偃然稱之、此時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俞文豹

又曰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

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聖人、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同

又曰張敬夫云、孔門待紂甚忠厚、孟子則以一夫名紂、既燔死、武王復親斬之、紂君也、武王嘗北面事之、忍爲之乎、使孟子當其時、必爲誅紂之事矣

同　未立刺孟耳不覺位置也　王叔立孟子之下　奎非那經

又曰韓愈尊孟子、謂觀聖道必由之始、孟子距楊

墨而韓則謂孔子必用墨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同

又曰孟子既以夷惠為聖人王安石復以孟為聖人雖欲推尊非至論也 陳善

又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不可則止又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自為乎 陳善又俞文豹

又曰孟子嘗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然臨事亦有執而不通處如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德義之尊足以無敵于天下也彼戰國之時縱有德義如廉頗白起之儔未易以梃撻也如其說可用則虞舜周文自可制梃以撻三苗與崇國矣又言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已謂至公之法天子不得私也豈有人臣行法而執天子之父之理使其可執舜負而逃又當追捕也豈知議親議貴亦公道也此乃執一之病故荀卿詆其僻違而

無類幽隱而無說雖非之太過亦有以致之李如虎

又曰孟子辭齊王而出弔東郭氏景丑難之孟子無以解紛乃引曾子之言以應之且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嘗曰遁辭知其所窮躬自蹈之矣同

又曰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造朝卒至于去何其易也其言見王于崇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淅而行矣乃復遲留于晝三宿怏怏然罔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豈肯親

往邀之哉、此不可曉、李季可

又曰孟子三宿出晝、答高子曰、猶以爲速、而答公孫丑曰、久于齊非我志也、何前後不同、王若虛

又曰戰國之士、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蓋因天子諸侯皆不取士、士無歸故也、羅壁

又曰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删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各有所見、非若今之胸中無眞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

而然、周密

又曰宋人有戲爲詩者不一、有曰丐者如何有兩妻、曰攘那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已勸梁王又勸齊、[沈括筆談]

又曰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韓子稱孟子受業子思、按孔子壽七十三、孔鯉壽五十一、子思壽六十二、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年、數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孔子少子思百餘歲、猶未及受業于門人也、[盧格]

又曰輒之說諸侯以王、自謂志在平治天下、而仁義則其具也、又謂事在乘勢待時、于時周王在天子之位、得其勢矣、時又極亂、輒曷不抱其具趨王朝以復文武之盛乎、既不適周、則固嘗見之諸侯、然輒謂武王以去殘賊而誅紂、顯王又非桀紂之殘賊也、輒何意竟不輔之、又導人奪之也乎、反復推尋、竟主何意、噫、輒之詐心于此可披而得之矣、豈非以周之衰微已甚、決非其所挾之具能起之者、不能起之、則終于不用、富貴不可得矣、諸侯方

强、假其說以助之、有一得志則輙爲佐命宰輔據伊周之位、享伊周之利矣、輙之計、不出此而焉在耶、以是求輙之心、將無所逃、自申

又曰循韓愈及皮日休輩宋儒之徒謂孟子獨傳孔子之道矣、由此此前諸論則孟之背孔亦皎然矣兩日不並立安可置而不辯、或曰孟氏書與五經並懸科以取士、今放言如是、不虞有干於　朝典比干官刑者乎、曰是亦糾彈之類也、今或匪人在廷、言者得直攻之、不以方　命爲譴也、孟固　王制

所立獨不得比　天子親所擢用之臣乎蓊堯言之

聖明裁之本

皇代之法也同

祝子罪知錄卷一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